

书香政协

渝·悦读

《向北方》里的初心印记

□ 李兰

翻开党史著作《向北方》，字里行间跃动着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北上奔赴解放区的赤诚与热血。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透过那些泛黄的历史片段，我看到的不仅是一段波澜壮阔的迁徙史，更是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携手同行的初心印记。

书中记录的知识分子，多来自教育、文化、科技领域，有教授、学者，也有青年学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令他们深感失望，而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主张如明灯照亮前路。他们冒死穿越封锁线向北方挺进，并非为个人名利，只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一朴素信念，与民主党派成立的初衷高度契合。

民主党派自诞生起便与中国共产党并肩而立：抗战时期共御外侮，解放战争时期共为和平民主奔走。《向北方》中，李公朴、闻一多用生命践

行“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誓言，正是民主党派人士坚守的政治底色；知识分子抵达东北后投身土地改革、文化建设，以专业所长支援解放事业，恰是“奔走国是、关注民生”优良传统的生动注脚。

76年来，新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时代在变，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信念从未改变。书中前辈“既要有仰望星空的理想，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担当”的精神，至今掷地有声。

作为新时代民进会员，书中“知识如何服务人民”的求索常萦绕我心：如何立足专业，在履职中践行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责任担当？参政议政中，教育工作者的一线观察、文化学者的深度思考、出版界人士的传播视角交织碰撞，让建议更有温度；参与教育均衡调研、撰

写文化遗产保护提案、在乡村振兴一线献策、为科技创新鼓与呼、为民生发声……这种“众人拾柴”的力量，让我深切体会到：民主党派成员的价值，正在于将个体的专业光芒汇入服务国家、人民的星河。

《向北方》结尾，一位知识分子的日记令人动容：“北方的土地是辽阔的，只要肯弯腰耕耘，就一定能收获希望。”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既要胸怀“国之大者”，更要扎根基层土壤、关注“民之关切”，在参政议政中说实话、建诤言，在民主监督中讲原则、有温度。唯有如此，先辈用热血浇灌的“同心之花”才能在新时代绽放得更绚烂。

合上书页，窗外阳光正好。那段“向北方”的征程早已定格，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行的道路仍在延伸。作为历史的继承者，我们当以初心为舵、以担当为帆，在新时代“赶考路”上续写民主党派的新篇章。

新图景

山那边 路那头

□ 夏虹

夏日的阳光穿透漂浮的薄云，洒向茫茫大山。巫溪—云阳—开州高速公路以笔直的姿态，自西向东横贯巫溪境内，凿穿绵亘群山的阻隔，于莽莽苍翠间，搭起通往山外的通途。

巫云开高速公路的根须已经稳稳扎根在大山深处，在这火热的季节，他将开启与生俱来的使命，改变这里数十万人的出行方式。山脚下，巫溪境内红泡坝收费站前，花布衫、蓝衣裳、白衬衣……各行各业、十里八乡的人们聚集于此翘首以盼。

“老张，看高速公路通车去！”半山腰上的村落里，热闹得像接新媳妇儿，乡亲们相互吆喝着。小村落被大山环抱，老张站在院坝边，望着对面半山腰上横贯而过的高速公路，绵长的身躯，从一座山脊里面钻出来，站立在沟壑之上，又钻进另一座山脊。密集的桥梁和隧洞，把高耸的山峰和深陷的沟壑串成珠链，把翻山越岭才能相见的思念变成弹指即到的团圆。“你们先去，我女儿走高速回来，接我过去耍。”老张扯着嗓子半山面都能听见。住在远方城市的女儿一大早打来电话，要走高速回来接他去城里的家。

高速公路的上方，顺着山势，一条省级公路盘旋在丛林中若隐若现。从前的岁月里，那是进出县里唯一的通道。车在峰峦间起伏挣扎，好不容易攀上峰顶，另一座山峦又跳出来横亘于前。山里人便

在这层峦叠嶂的迷宫中迷失了方位，山路颠簸的眩晕让乘车变为难受的体验。

“爸，我长大了要走出大山，去走笔直的公路！”老张的女儿从小受不住山路颠簸，中巴车上的眩晕让她不止一次这样说过。那年盛夏，女儿的中考成绩，如这骄阳般闪耀。堂屋里整整一面墙的奖状，是女儿梦想路上坚实的脚印。那天，夕阳染红了天空，一辆小轿车风尘仆仆地沿着盘山公路来到老张家前，老师把群山之外重点高中的通知书递给女儿。

门前这条盘山公路，向左，翻山越岭两小时车程后可到县城，那里有县里最好的学校；向右，翻越大半个巫溪，再经过一个同为山区的县，距家大半天车程的陌生城市里，有那所重点学校。天色渐暗，大山已在夜幕中成了墨紫色，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消失在远处丛林中。这一刻，老张坚定朝远方望去——他要送女儿去一个无须翻越千山万壑的地方，见过世面，才有更多道路可走。

路途遥远，启程那日，外面还不见一丝晨光。父女俩将行李绑在摩托车上，乘着清冽山风出发。山路上的摩托车更颠簸，却是防止晕车最有效的办法。老张要把车骑到最远的地方。转过九曲十八弯，翻过一座山，穿过一片林，把大块的庄稼地甩在身后，再顺着河岸往前走，东方升起的太阳晃得老张睁不开眼的时候，才到邻县镇上。坐上大巴，车

行不远，女儿便紧闭双眼，脸色惨白。老张恳求司机开慢些，然而山路蜿蜒，再慢也抚不平胃里的翻江倒海。一路眩晕抵达县城车站，再次换乘，奔赴那所学校。

安顿好女儿，老张将叮咛了无数次的話又絮絮说了一遍，便匆匆往家赶。搭乘末班车回到邻县小镇时，一钩冷月已悬挂在深邃的苍穹。骑上摩托车，晚风裹着白昼的余温掠过他疲惫的身体，黝黑的山影一路后退，车的灯光在大山无边的暗里明明灭灭，孤独刺穿沉重的夜，不知女儿能否在城市的岔路口分辨出方向。

自那个夏天起，九曲山道上，初春、夏始、秋至、冬末之时，都有老张载着女儿的身影，呼呼的风把他们的话带给了路边的树和花、山和水……高中至大学，轮艰深深，碾过时光。后来，女儿也终于在远方城市有了家。两个家之间，牵着遥远的思念，阻隔着茫茫大山，一年难得一回见面。多少个日落月升，老张也如多年前那天傍晚，坐在院坝里眺望远方城市的方向。

今日，阻隔世代的群山，终被坦途驯服，家与远方终于一线贯通。路所到之处，山便不再是阻隔，而是家园稳惬的依靠；世代深埋于山石松柏间的梦，终于挣脱了所有曲折与晕眩，跟着滚滚车轮，向着广阔的世界，平稳而笔直驶去。

四时新

处暑茶事

□ 叶正尹

处暑，是夏的最后一个回眸。此时暑气将未尽，热浪里已掺进几丝凉意，宛如一位谢幕的舞者，在转身时轻轻抖落的纱衣。记得去年此时，我在山中偶遇一场处暑雨，那雨滴打在老茶树上发出的声响，至今仍在耳畔。我总爱在这个时节，煮一壶老茶，看热气在渐凉的空气中画出消散的轨迹。

晨光初现时，天边泛起蟹壳青，光线不再如盛夏般刺目，变得含蓄而温柔。院中那株老茶树，叶子边缘开始泛黄，却依然精神抖擞地挺立着，仿佛在坚守着某种誓言。我取出珍藏的老茶，那茶饼乌润紧实，散发着岁月沉淀后的木质香。用茶针轻轻撬开时，能听见细微的“咔嚓”声，似时光的叹息。

煮水用的是旧铜壶，松枝在灶膛里燃烧，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散发着淡淡的松香。壶身已生出斑驳的铜绿，水将沸时，壶底先泛起细小的气泡，继而连成串，最后在水面炸开朵朵白花。那些气泡从隐没到涌现，由静默至喧哗，复归平静，恰似某种生命的律动。

处暑饮茶，讲究的是温与润。温，是茶汤的温度，也是待人的态度；润，是茶水的醇厚，也是处世的智慧。陆羽《茶经》有言：“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俭德之人。”此刻一壶陈年老茶最是相宜，那深红的茶汤，宛如落日余晖，带着历经沧桑后的从容。茶汤入口，舌尖先触及温热，继而微微的涩感在口腔扩散，似新摘柿子的生涩，又带着

青橄榄的清苦。这湿意渐渐化开，在舌根处酿出绵长的甘，那甘甜似蜜糖洁白，倒像是山泉浸润过青苔后，带着矿物味的回甘。

这沉淀的智慧，在茶道中早有印证。看那茶汤在杯中流转，时而聚拢，时而散开，犹如人生际遇，有聚合必有离散。

茶过三巡，日影已悄然爬上东墙。院墙上的爬山虎开始泛红，像被秋意浸染的颜色，又像是一幅渐渐褪色的水彩画。我捧着温热的茶杯，看茶叶在壶中舒展又沉落。这沉浮之间，藏着多少说不尽的故事。

日影西斜时分，穿堂风捎来早秋的问候。茶香与书香交织，在空气中画出看不见的纹路。此时读书，心特别静，字句皆透着茶汤浸润的温润。偶有黄叶飘落，在茶汤里投下转瞬即逝的阴影。

暮色初临，灯火次第亮起。邀三两知己共饮，一位老友说起年轻时在茶山打工的往事，年轻同伴则分享初次品茶的趣事。茶席间，这些平常话语，因着茶香而显得格外珍贵。我们说起夏天的往事，那些炽热的、冲动的、鲜活的日子，如今都化作了杯中的一抹余温。处暑的茶，越喝越淡，情谊却越陈越香。

老茶客常说：“处暑喝老茶，心安即是家。”这沉淀的醇厚，恰似人生历练后的通达。处暑，意为暑气至此而止，正如这茶事，是与时光的和解，是对过往的珍藏。在这夏秋交替的时节，我们以茶为镜，照见自己的容颜，也照见岁月的痕迹。从晨光煮微到暮色苍茫，一壶老茶陪伴着我们，将夏天的热烈慢慢转化为秋天的沉静。

抗战中的重庆文艺名人

白杨：

戏里戏外皆家国

□ 别雪



话剧《屈原》剧照，白杨饰南后郑袖。作者供图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抗战烽火燃遍华夏大地，在重庆这座英雄之城，无数文艺工作者用笔墨丹青书写民族精神，以音画诗剧传递时代强音，他们将人生与艺术熔铸于家国命运，让民族精神火炬越燃越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联合重庆历史名人馆推出“抗战中的重庆文艺名人”专栏，循着历史的足迹，解码老一辈文艺家的精神密码，让跨越时空的文艺之光，继续照亮新时代的奋进之路。

白杨（1920—1996），原名杨成芳，祖籍湖南汨罗，生于北京。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一生扮演过20多个银幕角色，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了50多个人物形象，代表作有电影《中华儿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话剧《屈原》《雷雨》《万世师表》等。

11岁时，白杨就到一家演员养成所学习表演，不久后加入剧团开始出演话剧。16岁时，她主演电影《十字街头》，饰演勇于追求真爱的知识青年杨芝瑛，成为全国知名演员。

1937年10月，白杨随上海影人剧团来到重庆。上海影人剧团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来川宣传抗日救亡的演剧团体，先后在重庆、成都演出《卢沟桥之战》《流民三千万》等抗战戏，受到成渝观众的热烈欢迎。每当台上喊出“我们为全民族而战”时，台下观众掌声雷动，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来应和。这是成渝观众首次接触话剧，话剧这一新形式点燃了民众的抗战斗志。

上海影人剧团的演出一直很卖座，剧团成员把所得收入大部分捐给前方抗日将士，白杨等演员则住着简陋房屋，吃着粗茶淡饭，连每月20块钱生活费也难以领到手。更严峻的是，剧团经常受到军阀的干扰，还有金钱的诱惑。剧团成员成分复杂，在诱惑和挑拨下，一些人离开了剧团。但白杨等真正爱国、愿为抗战献身的演员不为金钱所诱，始终坚守在大后方宣传抗战。

抗战期间，白杨在大后方先后出演了《全民总动员》《屈原》《法西斯细菌》《雷雨》《日出》《天国春秋》《复活》《家》《万世师表》等一大批优秀话剧。1938年10月，重庆第一届戏剧节的压轴剧目《全民总动员》，讲述粉碎日本间谍勾结内奸破坏抗战的阴谋，最终将间谍和内奸抓获的故事，体现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氛围。该剧演出盛况空前，历时8年的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1942年上演的《屈原》，如一道闪电划过黑夜，将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推向高潮。这些话剧宣传抗战，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在这些话剧中扮演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角色，白杨的表演艺术水平不断提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因此被誉为当时中国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

白杨不仅活跃在话剧舞台上，还参演了许多优秀影片。在重庆，白杨进入中央电影摄影场，先后主演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青年中国》等宣传抗战的影片。她在这些影片中成功塑造了不同的女性角色，表演风格也逐渐由雕琢感较强的戏剧表演向贴近人物的生活化表演转变。《中华儿女》讲述一位游击队女战士扮作乡下姑娘，引开敌人哨兵，让游击队员顺利通过敌人关卡，完成破坏敌人交通线任务的故事；《长空万里》塑造了一群逐步走向抗战前线、献身航空战线的爱国青年；《青年中国》表现的是战地服务队队员与当地村民同心抗战的场景。

抗战胜利后，白杨回到上海，在昆仑影业公司先后主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进步影片。

1946年，白杨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创造了当时影片上座率最高纪录。她在影片中扮演的素芬，是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柔顺坚贞的东方妇女形象：作为妻子，深爱丈夫，全心全意支持丈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作为媳妇，尽心尽力孝顺公婆，任劳任怨地支撑起整个家庭；作为母亲，为了孩子不挨饿受冻，到孤儿院做工，到有钱人家帮佣。在影片中，白杨通过生活细节来展现人物细腻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真切、朴实的素芬。《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白杨表演趋于成熟的标志，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一江春水向东流》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优秀影片奖”。

新中国成立后，白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工厂、农村，感受新时代的生活气息，主动向劳动人民学习。她先后在《团结起来到明天》《为了和平》《祝福》《冬梅》等影片中，塑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妇女形象。

白杨在《祝福》中饰演的祥林嫂，达到了她演艺创作的巅峰。为了在银幕上再现祥林嫂这个悲剧人物，白杨多次到鲁迅故乡体验生活，学采茶、挖笋、砍柴等。白杨在影片中对祥林嫂的形象塑造取得了巨大成功，细致入微地表现祥林嫂的心情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深深打动了观众，引起观众的深切同情和强烈共鸣。1957年，白杨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她主演的影片《祝福》在该电影节上获得特别奖。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白杨逐渐形成了质朴、优美、自然、含蓄的表演风格。她总结自己的表演经验，著成表演艺术专著《电影表演技艺漫笔》《电影表演探索》。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白杨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白杨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一。